

我的继父是老兵(四)

马朝虎



陈山根生前唯一的照片

1944年12月,日军垂死挣扎,重兵进犯贵州省独山县,导致贵阳告急,蒋介石匆忙把新6军军部及新22师、第14师空运至云南沾益,以保卫重庆。

出国奋战两年多,叶云章回到了国内,他以为陈山根还在村里,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,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情况。

左等右盼,叶云章终于收到了回信,是陈贵富委托村里的先生写来的。

在信中,叶云章了解到,陈山根也参加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了,陈日花已经结婚,当上了母亲,儿子徐燮潭已经快1周岁了。

叶云章在缅甸征战的时候,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。

德清一带,一直活跃着一支新四军。1943年5月里的一天,陈山根把身上的警服一脱,毅然加入了新四军。早几年,陈山根就看清了,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,才是真正打日本侵略者,为老百姓谋利益的。

陈山根像曾经迷路的孩子找到自己家一样,感觉到是那么的开心和踏实。他训练积极,奋勇杀敌,他还见到了赫赫有名的战将粟裕。

1944年12月,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于率一师师部、三旅和地方干部300多人挥师渡江南下,于1945年1月6日抵达长兴槐坎仰峰岑,与十六旅会师,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。

这一年,已是8年抗战的最后一年,日寇还不甘心失败,增兵浙东,企图作垂死挣扎。

这一年,国民党顽固派调兵浙西,野心勃勃准备在日本投降后坐收浙江胜利果实。

这一年,在德清这块浙西通往浙东南门户的土地上,上演了一幕国共日伪相互较量的大战。

陈山根知道战事的艰巨,他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

而此时,徐涛决定带着妻儿离开德清,回到战事稍微平缓的常山。陈山根非常希望徐涛也能留下来一起打鬼子。

陈日花对徐涛说:“你跟山根哥一起参加队伍吧,两人也有个照应,我带儿子回家。”

“子弹不长眼睛,我还是回老家吧。”徐涛说。

陈日花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陈山根捏了捏侄儿徐燮潭胖乎乎的脸蛋,转身走了。

泪眼婆娑的陈日花看着陈山根的背影越来越远,她没有想到,此处一别就是永别,今生今世她再也未能见到陈山根。

抗战终于胜利了。

叶云章打算脱下军装回老家,能回乡做个在土地里刨食的庄稼汉,过安定踏实的日子,总比在外面打仗强。

此时,内战爆发了。

长官毫不留情地说:“现在谁提出退伍,就是想当逃兵,我一枪崩了他。”

叶云章的军装脱不了了。

1946年2月,国民党为抢占东北胜利果实,开始向东北腹地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大规模进攻。

这以后,叶云章打仗就消极了,作为主炮手,也懒得瞄准,胡乱开炮,打哪算哪。以前在缅甸,他打炮很准,炸死很多日本鬼子。

在一个叫作红花甸子的地方,叶云章和十多名国民党兵被解放军俘虏了。他早就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,只要想回家,开证明还发路费,所以一身轻松。

偏偏有一位解放军的营长,对他们说:“你们新22师,是王牌部队,以前跟日本人打仗还是厉害的,你们当中,谁是炮兵?”

几个兵都转头看向了他。这下完了,叶云章脑子“嗡”地一声。新22师装备精良,尤其是火炮杀伤力强大,历次交战中,对解放军造成很大伤亡,他以为解放军要找他算账,枪毙他。

营长指着他说:“来,加入我们解放军,我们正缺炮手呢。”

1947年10月,叶云章成了东北野战军步兵123部炮兵营的一名战士,原来你死我活对手,转眼之间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,角色转换也太快了。

这一切,陈山根还不知道,要是他知道叶云章没有死,而且跟自己一样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,不知会有多么的开心。



陈山根立功捷报

未完待续……

和平村里“将军墓”

石刃

老同学张先生的老家在袁青口,现在属于天马街道和平村管辖。周末,他来相约到村里走走,意欲为打造“特色文化村”出力,我和郑老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

车子从县城出发,行驶在宽阔通畅的320国道,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和平村范围。然后向南一转,来到了一块小地名叫“鱼山嘴”的矮坡上。我问张先生到这里看什么?他说,你等下就知道了。

下车后,眼见是两排旧房子。在郁蔽的桂花树下,斑驳陆离的屋墙上挂着“袁青口完全小学”的牌子,原来是老学校。粗略一数,有七八间教室。坪地的周围有高大枫树、松柏,和一片翠竹林立,也许,这里留下了张先生难忘的小学时光。

一会儿,他饶有兴趣地带我们走向旧教室的东头,指着前方一片田畈说:“喏,田畈前面的山坳里,就是我们村里代代相传的‘将军墓’,我们在这里先看下全景。”抬眼望去,一片金黄稻田环绕着一座绿色如黛的小山,山峦起伏,山坳幽深,山脚下是错落有致的民房。心想:深藏在山坳中的“将军墓”,前面田野开阔,身后林木葱郁,既有宁静致远的清静,又有衔接人间烟火的底气,不失为天高地利人和的福地。

从学校旧址开车不能直达“将军墓”,我们又掉头来到和平村办公楼。村支书(兼主任)吴立冬正在办公,听说我们的来意后,立马领头做起了向导。他说,几年前,他还是当村主任的时候,就专门到县里的有关部门找“将军墓”的资料。原来,墓葬的主人是400多年前的一位进士,名叫詹思谦,是常山后园人。据说,当年下葬时,村民自发开山修路,披麻戴孝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因其生前平乱治理有功,后人尊称为“将军墓”。

光绪《常山县志》记载:“詹思谦,字牧甫,号洞源。万历甲戌进士。以工部主事补刑部。恤刑江南,雪休宁程任脚狱。迁成都知府。苗獍叛,督土汉兵讨之。升河南副使,调潼关,再调密云,以事谪知永平府。时川兵征倭还,多行剽掠,公移檄听点,川兵宵遁,任至辽东参政。著有《詹思谦游稿》《平蛮诗》。歿后入祀乡贤。”据查,“乡贤”一词始于东汉,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,或有崇高威望、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,去世之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。可见,正气清廉的詹思谦是县人尊敬的“乡贤”。

我们在吴书记的带领下,很快来到一个叫“新屋嘴”的自然村。据说,此地原先因进士葬在屋后,地名叫“土屋嘴”。后来城里的晚辈因仰慕祖先詹氏的恩德,当地村民也思贤崇善,故同意詹氏后人迁来此山的出口处守墓,随着人丁兴旺换了新的地名。

就在新屋嘴的路口,我们见到了一根三四米高的石柱,就在民房偏东的坪地上,好像一支如椽巨笔直刺苍穹。村支书说,石柱笔尖正对着的山凹就是“将军墓”遗址。

踏过田畈,我们从山脚下往山上前行时,却找不到想像中的石头铺就的古路或台阶,只能在野草和荆棘丛生的山崖中攀附而上。正当抬头时,但见幽静的山凹里,竖立着一尊齐人高的石雕塑,村支书拨开另一旁的茅草丛中说:“还有一只石马在那边,两只形似奔腾的骏马昂头呼应,威严地守卫着它的主人。”他还说,在石马后坡茂密的山林中,原先还有石人、石狮子以及詹思谦的墓葬,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毁于盗墓之手。如今,留下的只是一片孤寂,一片青山,一片遥远的忆念。

同行的文史学者郑红根老师说:石雕塑马在古时多列于帝王及贵官墓前,石柱在史话中是古代厚葬的“标配”,所谓“墓前开道,建石柱以为标”。在封建社会,取得较大功名的人死后,经皇帝敕封恩准才能在墓前竖立石柱,作为显赫的标志,以彰显其名声,也叫石望柱。他建议:村里有条件的话,可以恢复其古墓建制,挖掘墓主人的生平事迹,以弘扬詹思谦亦文亦武报效祖国的精神。

悠悠“将军墓”,像一首充满乡愁的长歌,在和平村的土地上延唱……

新型冠状病毒疫情

全面接种疫苗

GO

出门也要佩戴口罩哦